



下一个『自己』

杨思聪

雷达兵的培养周期相对较长。眼下,又一批下连新兵快要“单放”了。看着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中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某雷达站四级军士长金成,想起自己刚走入这大山深处时的模样。时光匆匆,在这个二类边远艰苦连队,他创造了连续服役时间最长的纪录——15年。

15年前上山那天,雾锁群山,山路九曲十八弯,金成晕头转向,饥肠辘辘。望着连队备好的一大盆面条,嗅着雾气中裹挟的喷香热气,他眼睛瞪得直直的,筷子伸得长长的,感觉像是到了家。“班长,有辣子吃不?”“你能吃辣?”“家乡湿气重,打小吃辣。”爱吃辣的人,大都能吃苦,班长项波也爱吃辣。他一路小跑,从菜地摘洗几个小尖椒,看着金成“呼噜、呼噜”一碗面下肚,乐了。“我上山那天,也没个吃相。”项波的兵之初,也有股憨劲,带他的班长不认为他愚笨,一路对他精心“打磨”,让他成长为站里的“金牌操纵员”。“金成是下一个自己吗?”项波想。

之后的破冰铲雪、巡检线路等公差勤务,项波有意给金成“压担子”;早起基础性强化训练,新兵们搬着小板凳,拿着教材,到雷达阵地地坐一排,项波让金成挨着自己坐,每次抽考总有他。

“金成,你报读的声音太小,速度太慢,看我的,跟我学!”“金成,昨晚看你加班背书,怎么这会人磕磕巴巴答不上来?”表扬的话听不着,毛病,问题总被班长一个个揪出、掐掉。“班长喊我做啥子,我就做啥子,哪个还天天那么凶?”金成有些纳闷。

数月后的一天破晓,某训练课目结业考核如期而至,9个新兵一个一个过。轮到金成上场,他把憋着的一股气,全撒了出来。语调高亢、激越,一张嘴,字字都像射向敌人的子弹,山林间,鸟兽的美梦全被他搅了。他得了第一。考核结束,其他人正常开饭,项波约金成“喊山”。项波开嗓:“考得好!”金成答:“班长教得好!”一股热气冲顶,积郁之气一扫而光。抬头再和班长对视,金成的眸子黑得发亮。

结业考核结束,4名新兵具备跟班见习资格,其余的“回炉”。那时是“学徒制”,师傅挑徒弟,徒弟跟着师傅学。站里的“一号班”操纵员,除了项波,还有4个,个个“硬邦邦”。金成高兴又忐忑,突然有些想念班长项波的严厉。

“项波带金成。”方案由站长宣读完毕,金成暗自庆幸,又顿感压力。又是一段时间的手把手教带。跟班见习,比基础性强化训练更严、更苦。项波带着金成起得更早,睡得更晚。金成功底扎实,理论一口清,操作一遍过,又一个“硬邦邦”。

考核那天,站长带着其他几名“一号班”操纵员出题,项波在一旁静静地看。金成发挥稳健,几道异常空情处置题答得滴水不漏。“金成,值好一天班不算本事,天天如此,才算合格。”项波把最后一个“锦囊”毫无保留交了出去。

金成从项波的徒弟升格为搭档,成为一名合格的高山雷达兵。“压力小了

吗?”“没有。”金成在心中自问自答,自信中也揣着几分忐忑。

一次夜间值班,刚进方舱,金成就发现项波的状态有些不太对。“我发烧了,吃了药,一会儿要是犯困,你就拍拍我,把我叫醒。”“晚上任务不算多,方舱里就我俩,你眯一会儿没事,有我呢。”金成说道。

“你这话要当真,我这儿就去把别人叫醒,和别人换班!”项波有些恼怒。他不愿在徒弟、搭档面前丢人,更不愿在备战打仗上冒险。“平时我怎么严格要求你,今晚你就怎么严格要求我。”项波拍拍金成的肩膀,稳稳坐在旁边。

盯着屏幕,敲着键盘,每忙活一阵儿,金成就斜眼一瞄项波是不是“在线”。那一晚,项波虽脸色不好,但精力不分散、动作不走样,没让金成提醒一次,全靠意志力在岗位上挺下来。

寒来暑往,金成追逐项波的脚步在加快,项波的行旅生涯也进入倒计时。“我离队没有遗憾,会的都毫无保留交给你了。以后遇到特情、险情,可千万别给我、给你自己丢脸。”项波退伍前,和金成结实地抱了一下,像是道别,又像是一次交接。

2011年8月的一天,金成和战友值班期间,突然发现一个若明若暗的小光点闯入雷达荧屏。“从目标高度、航向等方面判断,该目标存在异常。尽管其位于责任区外,但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理,万一是敌情,后果不堪设想。”

经报上级查证后,该目标属“三无”空情目标,其他雷达站继续跟进跟踪……金成和战友双双荣立战功,该站也荣立集体二等功。

这几年,金成带出的操纵员、油机员两支团队,接连涌现20余名班长骨干。每每在带教中批评或鼓励这些年轻的面孔时,金成总会想起自己兵之初摸爬滚打时光,想起老班长项波。

“谁会是下一个自己?”金成的目光开始在这一批要“单放”的新兵中寻找……

足球与人生

刘金祥

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一场你不得不踢的足球比赛。

足球与人生一样充满偶然,不可预测,无情甚至残酷。“一战成名”的前提是——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人。

“一失足成千古恨”时常使光芒四射的球星黯然失色,遗憾无穷。既要一如既往,又要如履薄冰,这是足球的艺术,也是人生的艺术。

足球场上有严格的游戏规则,每名球员只有在遵守足球规则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不遵守规则的球员可能会被罚下场。人生也是这样,只有遵守规则才能得到社会承认。社会上有一个无形的裁判,那就是人心。一个人靠违反游戏规则取得好处只能得逞一时。

当下一些人把自己能够违反游戏规则当成聪明、能耐,总是把别人当成傻瓜,自以为得计,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恰恰使自己落入自己设下的陷阱。不要羡慕他们现在的风光无限,因为他们随时会黯然离场。

在足球场上,进攻是一种辩证关系。能攻不善守,是足球比赛的大忌。事实就是这样,你的进攻能否得手不说,如果你的大门屡屡被人攻破,那么你就只有接受一个结果——失败。

足球的真谛也是人生的真谛:全攻全守,攻守平衡,是微笑到最后的根本。进攻和防守,就在这矛盾的转换与平衡中,折射着人生思辨的光芒。在足球场上,最重要的是整体配合,个人能力再强,只靠单打独斗往往难以奏效,能否

学会与人合作也是人生成败的关键。

有一位经济学家曾写下3个算式,即:1+1=0,1+1=2,1+1=3。两个人合作如果离心离德,相互拆台,那么两个人的力量相互抵消,变成了零。如果两个人能够完成合作,那么力量自然是2。如果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那么合力会大于2,能够等于3或更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弱点,当一个人单打独斗时,弱点就会充分暴露出来,成为事业发展的障碍。而一个人同别人密切合作时,则能取长补短,形成优势互补。一个人能否在社会上立足,不仅取决于个人能力、素质,更取决于与他人的合作精神。

在足球场上,球员必须充分调动智力和体力,球队必须充分重视战略战术,才有机会取胜。人生就是一场拼争的过程。每个人都仿佛是一名足球运动员,社会就是一个大大的足球场,也许每个人的技术不一样,体力不一样,风格不一样,但拥有同样展示自己的机会。

无数次比赛伤停补时的反败为胜证明:胜利根本没有秘诀。如果有的话,就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第二个就是当你想放弃的时候,请回头再照着第一个秘诀去做:坚持到底,永不放弃!

足球的真谛也是人生的真谛:全攻全守,攻守平衡,是微笑到最后的根本。进攻和防守,就在这矛盾的转换与平衡中,折射着人生思辨的光芒。在足球场上,最重要的是整体配合,个人能力再强,只靠单打独斗往往难以奏效,能否

张连玉撰



中山装延续的家风

李继勇

爷爷把祖辈几代辛苦积攒的家业败得差不多,就跟北伐军走了。那一年,北伐军在城北山头跟北洋军阀开战,爷爷和一班年轻人帮着运送弹药粮食。仗一打完,爷爷便瞒着家里卖了大部分田地,带着几万大洋跟得胜的北伐军队伍跑了,从此再没回来过。那一年,父亲才一岁。

据说爷爷自小聪慧过人,族人看好他,觉得他中个举人进士光宗耀祖不在话下。可后来科举废了,爷爷成了不安分的读书人,好读外国书,给奶奶做了裹脚,经常穿中山装,混杂在长袍马褂中格外打眼,常被老辈责骂“有失体统”。

爷爷一走,太爷爷便气得驾鹤西游了。太爷爷临终前,交代家人把爷爷留下的中山装全剪了、烧了,免得这些“妖物”再蛊惑人。

对爷爷,父亲没有印象,只有爷爷几张穿中山装的照片,和奶奶偷藏下的一套中山装。父亲长到10岁,族中有一篾匠,见孤儿寡母可怜,便收父亲做了学徒,父亲开始走村串户,挑起生活重担。

等父亲身高和爷爷差不多时,奶奶把爷爷留下的中山装给了他。父亲只敢躲屋里,穿着照镜子,赶紧又收起来,叠好放樟木箱里。那个时候,穿中山装的不是有文化的学生,就是趾高气扬的国民政府官吏,父亲一个小篾匠,怎么穿也不像样,怕遭人耻笑。再加上官府那些穿中山装的大多是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的主,让父亲怎么也不想通——中山装怎么就穿在这伙人身上?

1949年,共产党的队伍进了城,也有不少穿中山装的。很快,乡亲们便发现,新来的“中山装”跟国民政府的“中山装”不一样。共产党的“中山装”待人和气,替百姓办事。一天,父亲去区委修补蓆席,累得满头大汗,一个穿中山

装的干部给他倒了杯水,还跟他聊了起来。干部说父亲是苦出身,问他愿不愿意干革命。父亲二话没说就摆下篾匠挑子,穿上爷爷留下的中山装,到区委报到去了。

给父亲倒水的干部是区委书记,父亲当了他的通讯员,一天到晚东奔西跑。爷爷的中山装很贴身,衬得父亲愈发精神干练。区委书记送给父亲一支钢笔,鼓励他努力学文化。父亲得空便找人学写字,字识得多了,又开始缠人教他读书。废寝忘食苦学一年多,父亲居然能给区委那份油印小报投稿了,一篇几十个字的消息刊出后,他这才敢将那支钢笔插进中山装的上衣兜。村里人见了,都说父亲很有爷爷当年的派头。

没多久,赶上土匪暴乱突袭区政府。激战中,不时有同志中弹,血流如注。情急之下,父亲脱下中山装剪成绷带状,救护伤员。平叛后,区委书记说公家出钱还父亲一套中山装。父亲死活不肯,比起牺牲的同志,他为革命贡献套中山装算什么?

接下来,父亲用存了好久的工资,置办下一套蓝色咔叽布的中山装。布料虽不好,可穿在父亲身上总是整洁挺括。父亲到大山蹲点时结识了母亲,把母亲这只山窝里的凤凰给娶走了。母亲娘家坚持要办个传统婚礼,可父亲最终还是穿中山装当了新郎。

土改结束,父母搬到城里生活,孩子一个接一个出生,父亲的中山装越穿越旧,衣领袖口磨得像剃刀布。母亲要给他添置套新的,可家中日子实在拮据,父亲总是说:“旧点没关系,干净整洁就好。”老旧的中山装,父亲穿在身上向来一丝不苟,再热的天,风纪扣也扣得严严实实。父亲说,群众见到中山装就认作是干部,干部就得有干部的样。

印象中,父亲的中山装俨然是个

“百宝箱”。右下兜总装着一本笔记本,本子上记着每天要做或做过的事。每次下乡,父亲到哪儿都要掏出本子,写写画画,记下有意思的人、有趣的事、村民的困难等。前前后后,父亲记了十几个小本,里头有时代语汇,更有充满生活气息的群众语言。而左下兜则经常鼓鼓囊囊,像农民的化肥口袋。受益的村民常想送些大枣、花生、荸荠等土特产给父亲。一袋袋的土特产,父亲是从来不收的,村民只好一把把抓起硬塞进他口袋,到村里送给困难的学生。这让我们很羡慕,我们的铅笔、橡皮用到连指头都捏不住了,还舍不得扔掉。

在父亲心底,称得上庄严肃重的服装,只有中山装。照相是隆重的事,父亲的照片都是穿中山装照的,中山装的简洁确实挺适合父亲清瘦的外貌。开会时是庄重的事,每到开会前一天,他更要仔细熨好中山装。不过,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社会上逐渐开始流行西装了,而父亲仍固执地穿着中山装,老旧中山装混在一堆西装里很是落寞,便有议论说父亲思想落伍。

1980年,父亲调离机关,到一家鞋厂去工作。人们都说父亲被边缘化了,可看不到父亲有丝毫郁郁不得志,中山装仍穿得一丝不苟。父亲带着工人很快推出拳头产品——一款类似军用皮鞋的“三接头”皮鞋,样式古板,做工却极严谨精致,可家中日子实在拮据,外销也如火如荼。鞋厂迅速成为市里效益最好的国营企业。

皮鞋热销,主要是耐穿,穿个五六年也不见什么磨损。所以,等到温州鞋厂迅速兴起,款式时尚的温州皮鞋很快就把父亲他们的鞋打败了。鞋厂产品

观念

张长国

八九块钱一个,便宜又轻巧。

儿媳小翠原来是邻村女民兵,前年乡里组织参观邻村民兵连训练,老陈一眼就相中这个口令喊得脆生生、军用腰带扎得紧绷绷的女娃。他赶紧托人说媒,给他的独苗小翠订下婚。可打去年小翠过了门,别的事都好,就是爱玩。有时,老陈早上出门,小翠在家里玩手机,晌午回来,他看到小翠还在玩手机。儿子在镇上一家企业上班,早出晚归,小翠成天不出门,村里人难免有闲话,都知道老陈家娶了个不干活的儿媳。老陈对小翠有一肚子气,总是想:这就是新时代民兵?

蒜季到了,老陈家有8亩蒜地,一连几天他都为卖蒜的事奔波。湿蒜价格低,干蒜价格高,可卖干蒜还得花很多天把湿蒜晾成干蒜。大蒜行情波动很大,老陈既想卖高价,又不想等日子。那天,他在院子里围着几十袋大蒜盘算,小翠也来到蒜堆前,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又挑挑拣拣地说了一些“蒜小啦,蒜须削得不干净”的话。这下,老陈再也压不住火了:“有本事,你去种个好蒜出来,再卖个好价钱!”小翠愣了一下,笑着说:“爸,你不知道,咱家的大蒜我都传到网上去啦,这段时间,我摆弄手机,就是想开个网店,

把咱村的大蒜卖到外地去。你看,这是我在网上开的店,以后,你不用东奔西走卖蒜了!”老陈伸头看看那个巴掌大的屏幕,心里犯嘀咕:这网上还能下来人买蒜?

没几天,一辆物流车来到老陈家门口,几个人和小翠打了招呼,连称带装,把几十袋大蒜装车运走了。汽车走后,回过神来的老陈忽然一拍大腿,惊叫一声:“忘了要钱了!”一旁的小翠笑了:“爸,人家买主早把钱通过手机转账到咱家银行卡上了,价格还比咱村收蒜的高了两毛钱!”老陈恍然大悟,连说:“嗨,这中!这中!咱这一辈子的能人,观念也不行了!”小翠说:“爸,下步我还要给咱村的蒜注册品牌,把大伙的蒜都卖出去。回头,这车还会不断来咱村的蒜。这下,你见识到新时代民兵是啥样了吧!”一句话,让老陈不好意思了。

这下,村里人又传开了:“老陈家又出了个能给咱大伙置钱的能人,手机能卖大蒜!”



张连玉撰

短笛新韵

七一感怀

闫建伟

破山河满战尘,无边暗夜苦寻真。南湖一叶何微渺,换却人间日月新。

边防哨所

徐延利

深居旷塞自为峰,拭目朝夕览纵横。若有风吹蓬草动,当即剑出鼠魂惊。

井冈杜鹃红

陈修平

从最初的点点红晕到满山满坡的灿烂漫山遍野的红杜鹃点燃井冈山的夏天一簇簇火焰簇拥起井冈山的热度飘扬成一面面火红的旗帜

凝视一朵朵红杜鹃凝望鲜血般的色泽我仿佛看见,一个个熟悉或陌生的身影伴随五星的闪烁登攀于险峻山道腾跃于深渊丛林

逶迤的杜鹃红越烧越旺不断铺展的烈焰最终,以不可阻挡之势漾遍中华大地蓄积成纯正的、鲜艳的中国红

红杜鹃井冈山的灵魂灵魂的火焰永远不会熄灭



张连玉撰